

我被秋天咬了一口

□曲令敏(河南平顶山)



920.盛大宴会

公元1785年正月,恰逢乾隆登基五十周年。皇上在乾清宫举办千叟宴,离退休的老同志及皇亲国戚三千余人出席宴会。

921.狗仗人势

和珅的势力越来越大,其随从也日趋骄横。公元1786年七月,御史曹锡宝上疏举报和珅的管家刘全超标用车、盖房,以此为由弹劾和珅。奏折还没送到皇上手中就有人向和珅报信,和珅连忙命刘全将房屋拆掉,服装及车仗逾规者全部藏匿。乾隆接到举报,严责和珅,和珅装模作样派人陪曹锡宝去刘家查看,查无实据。皇上将曹锡宝革职留用。

922.礼仪失据

公元1789年正月己未日,乾隆皇帝接受众臣新年朝贺。皇上发现参加朝贺的大臣衣冠不整,队形不齐,心中大为不满,当即罢免纠劾御史的职务,革去值班礼部尚书德保的顶戴花翎,并追究都察院、鸿胪寺等相关部门的责任。可怜七十高龄的德保羞愧难当,没几天就病故。

923.跪拜之争

公元1793年六月,英国政府特命全权大使乔治·马戛尔尼以为乾隆祝寿为名率船队抵达天津。《清史稿》记载说“英吉利贡船至天津”,大清政府以为人家是来进贡的。七月,马戛尔尼一行抵达热河(承德),向中国政府代表和珅递交了国书,并因朝见乾隆时是否行跪礼发生争执。

八月初十,乾隆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马戛尔尼一行,按事先约定,马戛尔尼向皇上行单膝礼。英国使节向乾隆提出了通商、减税、传教等要求,皇上当时不置可否。马戛尔尼回到北京后,收到了和珅转交的皇上的答复:拒绝通商。

马戛尔尼一行毫无所获,沿京杭运河到杭州访问,经广州、澳门回国。本来,身为贵族的马戛尔尼对中华文明充满向往,但亲历了中华大地的落后与中国皇室的无知,他日后成为“主战派”,主张以武力教训清朝政府,迫使其开放。

924.人口三亿

公元1793年十一月,清朝最新人口普查数据上报至朝廷,全国总人口为“三万七千四百六十六万有奇”(三亿零七百四十六万人)。乾隆感到压力很大,提醒各省官员:“生之者寡,食之者众,势必益形拮据。各省督抚及有牧民之责者,务当劝谕化导,俾皆俭朴成风,服勤稼穡,惜物力而尽地利,共享升平之福。”人口多,东西少,各位都节俭点吧。

925.退居二线

公元1795年(乾隆六十年)九月,乾隆皇帝在皇宫勤政殿召集皇子皇孙和王公大臣,宣布立35岁的皇十五子永琰(嘉庆)为皇太子,次年正式移交权力。十二月,乾隆下诏说:“朕于明年归政后,凡有缮奏事件,俱书太上皇帝。其奏对亦称太上皇。”——尽管我退二线了,有什么政务事项仍须向我报告。(老白)

这个热死蚊子的夏天终于过去了。立秋之后,天气又像疟疾一样冷热不定,前一天还热得出门就像掉进了热水锅,第二天早上就冷得要穿风衣。

雨落处暑,该有一场寒了。就连我家的狗狗泰格嗅着冰冰凉凉的秋意,已经不甘心在广场转小圈,一到街口就挣着拐进去,这是要回归每天一万步的节奏。

按部就班,狗遛我。跟着它,一头撞进阔别整整一夏天的街区,我就被浓浓的秋意狠狠地咬了一口!一时间凌乱在秋凉里,就像风中披头散发的大树……

秋天确实是让人莫名感伤的季节,特别是不愁吃穿有房住且心闲的人,即便是五音不全,与诗与画也无半分瓜葛,谁敢说不曾被秋天的长风流云撕扯出说不清道不明的惆怅?也不止年华老去、木叶凋零,那是秋风把人吹皱,吹出千山万壑的心事。倏忽一年飘逝,眼前街区还是那个街区,可那些楼台柱屋,尖塔拱门,露台上的花木藤萝,看上去都老得有了隔世之感……

看来,悲秋是那个躲在宇宙深处的家伙置放在人类大脑中的某个软件,就是那爱恨情愁的“愁”,风露清愁的“愁”。借此将人在岁月的流水里抖开洗透,不

至于浑浊到不可救药。

胡思乱想着,跟随狗狗拐弯折向另一条开发中的小街。一边是欧式别墅、异国情调的城堡;一边是悠然不知岁月老的乡味马路,和马路上推车遛娃的白发老奶奶。窗含北山的高楼下,永生不死的杂草正青、褐、红、黄着秋天的本色……

趁着狗狗和一只小母狗调情,我左看一眼,右看一眼,打量着日新月异变幻不定的街景。这一看不打紧,立马掉进了推不开躲不掉的生活里——这就是我的现实与远方,高华的住宅楼是现实,拽着秋风不撒手的野草是远方。

先说现实。自从升级当了奶奶,我不由自主开始更新自己。关注各种科普读物,量子纠缠、人工智能、即将出世的时速4000公里的高速列车等。从唐诗宋词里走出来,对知识结构跨界更新,不为别的,只为有生之年能与儿孙有话可说。其次,就是更新自己的形象,再平民大众,也要穿300元一双的软皮鞋,把地摊上买来的衣物一件一件换成品牌货。还有,学会用欧莱雅和雪肌精,淘汰伺候我多年的自来水。总之,不能再自顾自过丐帮老太太的逍遥日子了。

可我不得不,这最重要也

是最力不从心的更新,是住宅。要说吧,在这个不大的城市,有一套78平方米的住房,我是非常知足的。唯一不好就是太高了,没有电梯。再有不好,是20多年前一拖一拖住进来,不曾装修过,木门和墙体一起斑驳陆离,我嘛,看惯了,只当是印象派大师的画。可用脚指头想想,也对不起生在京华的宝贝孙女,人家都一岁多了,还没来认过门儿呢!所以啊,每次经过这个名叫鹰皇花园的小区,就忍不住想哪天能拥有一套这样的住宅,铺上木地板,让我的小宝贝儿啪嗒啪嗒这屋跑那屋,将会是多么美妙的乐曲……

可是,你热爱现实,现实就打你的脸!400多万一套啊,就我这种只会把生命切块儿卖的苦力,再干四辈子也买不起。

不过不要紧,咱不是还有远方嘛,远方可是无价的。就说这秋草吧,被风吹刮,牵动着浩浩荡荡的乡野和大地上的生灵万物,无论在心中、在脑海、在地平线内外,都比房子大多了,而且比人的肩膀还可依偎心贴肺。

我的秋草长在庄稼地里,谷子、豆子、高粱、玉米,被秋风吹老,被人放倒,裸露出一地老草。在缺柴缺到一下雨就得砍树枝,无树枝可砍就得饿肚子的

日子里,这些老出筋骨的草,让人稀罕得不得了。人们忘了割一晌庄稼的劳累,一个个挥动十齿肉包子,又抓又薅又搂,直到垄光地净。大捆小捆背回家,垛在院里,和各种秸秆堆一起,烧火为炊,温暖雨雪寒冬,养活青黄不接的荒春。那时,柴火垛是农民不可或缺的财富,也是检验一户人家勤快还是懒惰的标尺。

拾柴的时候我就想,要是空气能烧锅多好,划根火柴刺啦点着啥也不用管了。没过多久多少年呢,连刺啦都不用刺啦了。打量要不了多久,衣食住行全都智能化,别说火柴,连指尖都不用动,一个意念一个眼神,想啥来啥。可是在我这老古董心里,这不是远方也不是诗。我的诗与远方是时间这匹布上如梦如幻的花朵,是光阴的大河湾甩出的金沙灘、银沙灘,是秋草为我挽留的童年记忆。这记忆鲜活在我的生命里,有光色,有温度,有情有义有亲。也可以说,这一团永不干涸的柔软,是我灵魂的食粮,是我洗净心灵的水。

一不留神,我被秋天咬了一口,留下了甜蜜的齿痕。我知道,我永远也不会用这酸酸甜甜酥入人骨的齿痕去交换任何东西,包括装修华丽的豪宅。

回首向来萧瑟处

□寒星(安徽蒙城)



夜是时光的回眸,那月亮的瞳仁,沿途洒满星星点点的往事。喜欢夜,有月,有星,风清,云淡。坐在窗口,看月华如水,从苍穹涌入院落,溢满瞳孔,然后,往事般静静流逝。物换星移,岁月不居。我无法回到过去,只能这样,守一夜静谧,握一杯热茶。

幸福是种安宁的平静。我是幸福的,一如我期望的那样。“我回来了!”多少次,“梦里不知身是客”。现在,我终于可以安然地对自己说:“我在这里。我回来了。”

那些年,我发奋读书,为母亲、为名誉、为跳出农门……天道酬勤,我心安理得地享受着一切:重点中学、重点大学、奖学金、证书、漂亮的女友、体面的生活……人生的齿轮,一环扣一环。像风筝,我把母亲的希冀,拉得越来越远,放得越来越高。

那一年,我辗转流离,为工作、为爱情、为锦衣玉食……我的努力却没能改变什么。都市是充盈笑声的天堂,也是冷酷无情的地狱。我徘徊在天堂和地狱之间,弄丢了幸福、弄丢了爱情、弄丢了梦想……一个人在孤独时才能发现自己,而我,却发现自己一片空白,从过去到现在。

那一天,我决绝地踏上归途,只因母亲一句:我想你了。我看见母亲,佝偻着身子,握一把锄头,翻耕着她的信仰和梦想。头上,猩红的落日,明镜高悬;脚边,那只老狗,亦步亦趋,衔着秋天的萧瑟。就像断线的风筝,母亲的世界已失去了我,我的世界也遗忘了母亲。我惶然跪下,对着母亲,潸然泪下。

那一刻,我才明白,总幻想飞翔的徐志摩,为何会跪向落日恸哭?因为母亲!我喊声妈,和母亲相拥而泣。我不停帮母亲擦拭眼角滚落的泪水,让她看着我,看得更清楚些!母亲重复着:回来了……我点点头:嗯,我

回来了,再不走了。

洗尽铅华,绕了一个大弯后,我又转了回来,回到离母亲最近的地方。

没有人理解我的选择,包括母亲。这不重要,我已不再用别人的目光来标度自己。我很清

楚,知道自己在做什么,要做什么;我知道自己的梦想,怎样去实现它;我还知道,母亲和这片孕育我的土地,就是我梦想的温床和土壤。

我选择做一名教师。闲暇时,我在键盘上敲敲打打,经营

我的文字世界。假期时,回家帮母亲干点农活,陪她聊聊天。时光如水,前生,今世,时间安静得像母亲的银发。

回首向来萧瑟处,往事已往,过去去过。今夜,有月,有茶,对影三人。

安一峰医疗美容

达拉斯鼻综合整形, 安氏翘睫双眼皮、开眼角, 微整形

多层次线雕面部提升术,

激光祛斑美肤脱毛术, 眉、眼、唇文绣。

美丽热线: 0375-2210666

地址: 平顶山市中兴路与曙光街交叉口金健医院四楼

23

安一峰医疗美容

年整形专业 致敬更美丽的您

扫码观看
安一峰手术直播图